

晴川 著

大漠鹰飞



大漠鹰飞

晴川
著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大漠鹰飞 / 晴川著. —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 2004. 9
ISBN 7-80187-433-1

I. 大... II. 晴... III. 长篇小说 - 中国 - 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4)第091727号

大漠鹰飞

策 划: 记忆坊图书工作室

作 者: 晴川

责任编辑: 吕晖 杨雪春

封面设计: 张鹿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本社电子信箱: nwpcn@public.bta.net.cn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北京市朝阳区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880x1230 1/32

字 数: 100千 印张: 7.5

版 次: 2004年9月第1版 2004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7-80187-433-1/I·160

定 价: 18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







第一章

我是慕容将军的女儿，我叫慕容菲。

人家提起我都是这样开头的：亏她还是慕容家的女儿。

又说：到底是庶出。

又说：幸亏不是慕容夫人亲生的，不然气也气死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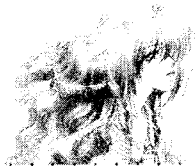
是呀，幸亏我不是大名鼎鼎的慕容夫人的亲生女，不然，人家该怀疑慕容夫人的贞节了，慕容大将军同慕容夫人怎么会生出这样的孩子呢？据说我又笨又懒又坏。

我妈妈常叹气：“唉，你就不能给我争口气。”

我回答：“妈妈，什么气都争，我累也累死了，还有，我们俩但凡有一个是争气的人家也就不会说了，所以，妈妈，我们各自努力，从自身找不足，别到别人身上找自己的不足。”

真是的，难道因为我是慕容家的女儿，就要累死不成？





我妈妈幸亏也只是个穷人家的孩子，没什么血气，不然，别说这将军府的熏天气焰，光是我就把她气死了。

人家又说：“幸亏慕容夫人的儿子争气。”

慕容夫人的儿子，我的大哥，嫡长子，英俊潇洒，高贵大方，武艺高强，知书达礼，衣着整洁，品貌端庄，乐于助人，勤劳勇敢，总之，你知道的词，凡是赞美之词，用在他身上总不会错。只有一个词不能用在他身上，就是爱护手足。

我大哥叫慕容长英。

有一天，我跟妈妈一起坐在后园子聊天，我看见家里的柳四挑了泔水去喂猪，非要跟着一起去，要知道我长到十五岁，虽然吃过不少猪肉，可还没见过猪跑。柳四不敢带我去，我一定要跟着，结果吓得他不敢走。我妈妈气得骂：“你看人家长英，再看看你，人家出人头地，你像滩猪屎！我是作了什么孽，才会生下你！”

我大乐，拍着胳膊转着圈儿作飞翔状：“我是慕容苍蝇，我是慕容苍蝇，我像坨猪屎，我像坨猪屎。”我还没乐完最后一声，就看见慕容长英站在杨柳枝下，用一种可怕的眼神看着我。

很显然，慕容长英不是那种有幽默感的苍蝇。

当我准备低下头，从他身边老老实实在溜走时，慕容长英用温柔的表情和语气对我说：“你敢再说一遍，我用鞭子抽烂你的皮。”说这话的时候，他的嘴唇和舌头动，但是牙齿没有动，他的牙齿，始终咬在一起。

我妈妈担心地问我：“你大哥跟你说什么？”

我说：“他说这么动听的歌，他还是第一次听到。”

我妈妈唉声叹气：“菲儿，你又闯祸！”

你知道了吧，我大哥一向对我不假颜色，他好像觉得有我这样丢人的妹妹，连带他的脸上无光，所以，什么时候找到机会都会狠狠教训我。

打个呵欠吧，你听，芳芳菲菲，莺莺燕燕，一听我这个名字，就知道父母对我没报什么大希望，我自己呢，最喜欢庄子，泛若不系之舟。我妈妈就会乱抱怨，也不想，我要真有出息，这会儿还有空听她发牢骚？我把长英说成苍蝇有什么了不起，舌头伸不直，不见得他还能为此杀我的头。

我大哥喜欢胡蝶，胡蝶成天穿着七彩纱衣，色若春晓地对着我大哥笑成一朵花，我大哥站在花旁鞠躬尽瘁地做绿叶。

我偷跑出去同外面的孩子玩，一时想起来，一边跳绳一边随口唱：“一二三四五，天上蝴蝶飞，五四三二一，慕容苍蝇追。”

第二天我正在花园练剑，我大哥拿着一张纸进来，他不知怎么一挥手，我的剑“悠”地飞出去，然后他把那张纸直举到我鼻子上，我的鼻子当然看不见上面写的是什么，所以我就闻了闻那张纸，然后问：“是宣纸吧？”

结果我挨了一记耳光。虽然头晕眼花，我还是看见了上面写的第一句话：“一二三四五……”而且也认出了我





在上面画了一只慕容牌苍蝇。

我到底是将军的女儿，挨了一记耳光总不能坐下来哭吧，我立刻抡起右拳打在苍蝇的鼻子上，我的手指粘乎乎地粘着血。

然后鞭子雨点般地抽在我身上，我一次次扑过去，试图抓住那只苍蝇，将它撕成碎片，却一次次被痛彻心肺的鞭打抽了回来，后来，我痛得惨叫起来，我只是个弱女子，用不着有风度及坚强勇敢，我嚎叫起来。

我那可怜的老妈妈，听到我的叫声，以为我受了什么了不得的伤害，痛哭着扑到我身上：“慕容少爷，你可怜我女儿小，要打就打死我吧！”我在妈妈的哭叫声中抬头，看见苍蝇捂着鼻子，他的鼻子血如泉涌，滴得一身都是。

慕容长英看见我看他，不知为什么又火起来，将我妈妈一把拉开，又用鞭子向我劈头盖脸地打下来。

我没出声，我妈妈已经坐在地上哭了，我总不能再吓她。

就在我双手握拳，心中一团怒火想杀人时，听见一声厉喝：“住手！”

我的老父亲慕容将军出场了。

我父亲慕容越就像戏文里写的那样：面如冠玉，唇若丹朱，眉分八彩，目若朗星，八字燕尾黑胡，眉宇之间，透着傲骨英风。

现在他气得面如锅底，问我大哥：“怎么回事？”

慕容长英跪下，但是没说话，我以为他会把握机会好

好告一状，反正他说什么是什么，他是嫡长子，又是父母的心头肉。可是他什么也没说，我猜，像“小妹骂我是慕容苍蝇”这种话大约永远不会从慕容长英嘴里说出来。慕容长英跪着不说话，我正要开口，却听我的老父亲怒喝：“你干了什么？”不是问我大哥，是问我，我看看自己一身横七竖八的鞭伤，挨打没什么，这口气难咽，我不禁冷笑：“女儿不小心跑到大哥的鞭子底下，扰了大哥的雅兴，真是对不住得紧！”

慕容越气得胡子都吹起来：“这是跟父亲说话的态度吗？”

我大声地：“我挨了打，你倒问我干了什么？这是正确的问话方式吗？”

慕容越给了我一记耳光，他打痛了我！

我痛叫着扑向慕容长英，我不能打我爸爸，所以我扑过去揍慕容长英，我当然打不过他，所以我只是碰了他一下，就被拉开了，但是碰的这下子，足够让他记住我，慕容长英脸上留下三道血痕。相信我，我已经尽了力，人有三个手指比较长，那两个短的没机会接触他的脸。

我听到我妈妈的尖叫声。

我微笑着对慕容长英说：“你不该推我母亲，你可以打我，不该让我母亲心痛。”

我爸爸慕容越，那样镇静的一个人，居然颤抖着声音：“反了反了！”至于吗？男人脸上多几条疤有什么了不起。然后他命令人把我关起来，然后一连声地叫医生。真夸张。





我在阁楼上睡得好好的，里面比较冷，没有被褥，但是对我不成问题，我只是功夫学得不太好，给慕容家丢了脸，但比起一般人来，三五个壮汉都不是我的对手，有一点冷算什么。

我们学武的人耳朵特别灵，我睡得好好的忽然醒了，我觉得一定有问题，虽然此时我什么也没听到，万籁俱寂，但是刚刚睡着时，我一定是听到什么才会醒的，是什么呢？

虫鸣声！不是太吵，而是没有了，这个夜里本该有的虫鸣声哪去了？

我跳起来向窗外看去，猜我看到谁？

慕容苍蝇！哈哈，脸上还敷着药！

找你不着寻你不到，天堂有路你不走，地狱无门你撞进来。半夜三更，我英俊漂亮的大哥跑到这儿来干什么？反正不会是什么好事，大半对我不利，所以我努力地寻找了一下，随手拿起一个最重的又刚好能从我牢房的小窗子扔出的——花盆，猛地向苍蝇的大头扔下去。

我的天，我真想不到，我居然真的将慕容苍蝇打倒了，花盆“砰”地一声砸在他的头上，他晃都没晃，直直地倒在地上了。

你要知道，慕容苍蝇别的本事不说，他的武功是一等一的，怎么会被我这九流暗器重伤呢？

他一动不动地倒在地上，我的天，该不会死掉了吧？我这个玩笑开大了，看起来如果不逃跑的话，明天可能会被活活打死。

慕容家的阁楼，毕竟不是关押要犯的地方，我跳上房梁，打开天窗，逃之夭夭。

临走时，我没忘摸摸苍蝇的脉搏，还在有力地跳动，我放下心来。

我准备回屋取些东西，然后到外面躲几天再说。经过花园的水池，看见慕容夫人拉着我爹，干什么？半夜三更，正经夫妻跑到后花园拉拉扯扯。

对了，我有没有说过，慕容夫人的容貌天下无双？

我爹说：“不行，这事不能这样算了，菲儿一定要受罚！”

咦！这么大半夜的讨论我？有没有搞错？

慕容夫人道：“你打她骂她就是了，怎么可以毁她容貌！”

什么？

我爹说：“医生说长英的脸会留疤！”

慕容夫人道：“男孩子脸上有点疤怕什么？”

什么？什么？我有没有听错？我忍不住对着满天星斗苦笑，幸亏我逃出来，不然差点会被划个大花脸呢，原来，这个家还真不能回了呢。

外面的天地真宽广。

这才知道原来将军府的日子多么令人窒息，原来外面天大地大，亏我在将军府受了十五年的气。

混日子好像是理所当然的，每个人都在混日子，张三李四各守个烧饼牛肉摊子，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，一聊就



大半天过了，打个哈欠，就到了收工的时候。

你看，天底下懒人有的是，以前我在紫藤架下打个盹，就被人骂懒得似猪，到外面来看看，简直遍地是猪。我喜欢这轻松的气氛，我乐意做一只猪，过得这么快活，当猪有什么不好？为啥非要做牛做马？又不是人人都能成龙成凤。

惟一可惜的是，我居然也得找个方式赚钱来养活自己。我会什么呢，惟一会的不过是在将军府里学的半瓶醋的武功。我学花木兰，女扮男装入了伍，当然不是我们国家的军队，去我爹手下当兵，不是找死？

我干脆到对面汉人的军队里去当兵。

其实没什么了不起的，冲锋在后，撤退在前，杀人放火不敢，搜刮财宝不断，虽从无建树，但是马屁山响，每次按例晋级也没落下我，就这么我居然也混到了副将。

然后就遇到了慕容长英。

我们国家产一种马，出汗如血，奔驰若飞。举世闻名，汗血宝马。

汉人要用真马大小的一个金马来换一匹我们的汗血马。小孩子怀璧夜行，遇到劫路的要他的和氏璧，当然是双手奉上才是保命的要诀。

可惜，我的祖国太多宁死不屈的好汉了。

开战了。

两万精兵兵临城下，城中守将是我大哥慕容长英。慕

容长英的功夫是不错，可是他手下只有五千人，而且武器没有汉人的精良。他在城中死守不战，汉人一时也拿他没有办法。不过，我预料，坚持到最后的結果必然是弹尽粮绝，饿死了事，不知道慕容大哥会不会像汉人有个什么将军那样，把自己的小妾拉出来杀掉给大家吃肉。不知道慕容大哥有没有娶到胡蝶姑娘，要是饿极了……

可怜，他死了倒也不是什么损失，可是城里的百姓会先饿死，不饿死只怕也逃不过被屠城的噩运。

汉人常自夸自己太仁慈太有道德了，远方的小国被他们感动得自动投降。可惜，我大哥长个榆木脑袋，顽固不化，居然一点不感动，害得汉武帝不得不派军队来对他进行思想教育。我个人也认为慕容长英欠揍得很，但是城中百姓何罪之有？

我现在的上司是汉武帝的小舅子，汉武帝的大将军大半是他的大小舅子，这是汉朝的风俗。

汉武帝的小舅子李广利，久战不下，天天在自己的大帐中转圈子，转来转去。人家不出战，攻城又攻不下，他对慕容长英恨得咬牙切齿，发誓要将大宛人杀个干净。我进了他的大帐，在他背后轻声道：“我可以引慕容长英出战！”

李大将军转过头来看到我，瞪大了眼睛。

我一直跟着李大将军，所以他很知道我的为人，因为我跟他的为人差不多，所以我才能在军中一直混下去，他瞪了我半天，问：“用不用叫军医看看你？”

我说：“我能活捉慕容长英，只要你答应我的条件。”



李大将军哈哈大笑，但是他太想拿下这座城了，所以像一根稻草那样微薄的希望他也不愿放过，他笑过之后脸一沉：“军中无戏言！”

我微笑：“我的头对将军有何用处，可我要是万一真的能活捉慕容长英，那可是奇功一件。”

李广利想了想：“好，你能活捉慕容长英，你提什么要求都可以，你要是叫我白欢喜一场，看我打断你的狗腿。”

我带兵出征。

白袍金甲，身后火红的大旗在风中“烈烈”飘动。汉人的衣服真够帅的。

我身后的士兵齐声大叫：“慕容苍蝇，出来应战！”

然后又唱歌：“一二三四五，天上蝴蝶飞！五四三二一，慕容苍蝇追。”

唱了一会儿，城墙上的兵士一阵骚动。

我可以想像，听到歌声的我的大哥，一定铁青着脸大声吩咐：“来人，备马！”

而他忠心的属下想必在死劝：“将军，你绝不能出去啊！”

我那全身都是优点的大哥想必会说：“若我以身殉国，你要死守城池！不必出来救我！”

我等了一刻钟，要是时间再长，慕容长英多想片刻也许就不会出来了。

但是，一刻钟后，城门缓缓打开。